

東南亞陶瓷與考古學

John Miksic 演講
王淑津整理

楔子

今天的演講主題「東南亞史前陶瓷」，其實是我接觸考古學的開端，東南亞出土中國陶器反而是後來才發展的議題。從事東南亞研究的考古學家，過去注重石器、寺廟遺址與金屬器，卻很少將陶器當成主要的研究課題。一九八一年，我在新加坡開設東南亞考古學的陶瓷課程算是一個開端。我以為陶器遺物在東南亞考古遺址當中的角色應該獲得更多關注。

東南亞地區製作陶器的歷史非常久遠，早於新石器時代就開始陶器的生產製作。大約十世紀左右，柬埔寨地區首先發展高溫施釉陶器（施釉炆器），繼之越南地區也有生產，到了十四世紀，泰國與緬甸地區也開始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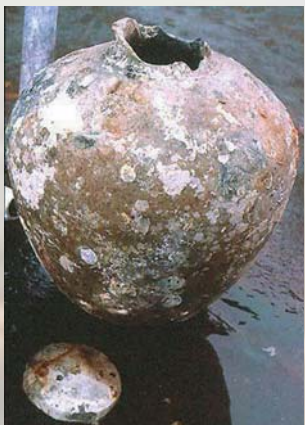
名，例如香蕉、椰子、竹子、芋頭（圖一）等等，用來製作陶器的黏土僅僅是他們的眾多選擇之一，並非容器的主要選擇，因此不是那麼重要。

過去水下考古，並非受到高度重視的領域。近十年累積愈多愈正式的考古資料，逐漸受到重視。沈船中經常可見裝水的罐子（圖二），這類罐子在東南亞沿海地區非常重要，因為航旅要在船上生活的時間很長，需要裝水容器。除了裝水罐器以外，東南亞（特別是居住在船上或者木構高腳建築的社群）另一個普遍的容器就是灶，有東谷（Tungku）與安羅（Anglo）兩種形式。如名稱所顯示，「東谷」



圖一 東南亞地區經常使用天然植物作為承裝容器與飲食器具

產。相對於大陸東南亞，柬埔寨、越南等地生產有高溫施釉陶器；島嶼東南亞包括菲律賓、印尼等地，除了十四世紀東爪哇地區曾經製作以鉛釉裝飾的施釉器以外，整個島嶼東南亞區域幾乎都沒有施釉高溫陶器，僅只製作素燒無釉的陶器。印尼與菲律賓雖然沒有生產施釉炆器，不過它們製作非常精美的無釉陶器。有一些證據顯示，在中國陶器外銷到東南亞之前，東南亞區域之間已經有少量的陶器貿易存在，例如在越南俄厄（Oc-eo）地區製作的陶器，在西馬來西亞沈船有發現，其年代根據碳十四年代測定在西元五世紀左右，可見貿易因素對於陶器的生產很早就發生影響。此外，十二至十四世紀的泰國南部，曾經生



圖二 保存飲水的罐形器是航旅不可或缺的裝備，常見於沈船出水遺物

是東南亞傳統形式的灶（圖三左），「安羅」則可能部分借用中國形式（圖三右）。此外，金屬工匠使用坩鍋等陶容器，作為融化金屬之用。

東南亞的陶器製作特色：窯爐、胎土、裝飾與器形

東南亞居民從新石器早期開始製作陶器，根據泰國西北邊龍洞（Spiri Cave）地區的資料，顯示大約距今八千年以前就有低溫陶器的生產。有關陶器的分類，一般根據燒成溫度，可區分為低溫陶器（八百至九百度）、高溫施釉陶器或炆器（九百至一千二百度之間）、瓷器（一千二百度以上）。這些不同溫度燒成的陶器，其實基本原料相似，都是黏土（paste）或者高嶺土（Kaolinite）。雖然東南亞在八千年前就開始製造陶

產一些模仿金屬器形，胎土細緻的陶器，並且外銷到印尼與菲律賓。

東南亞的日常陶製容器

東南亞地區擁有獨特的生態環境與文化特色。多樣的生態環境當中，有很多物質被用來當作容器，其中一種重要的材質就是竹子。即使今日，在許多偏遠地區，居民仍然喜歡用竹筒來當作容器，承裝糯米或酒等等。大家或許都品嚐過用竹筒裝糯米之後加熱烤熟的竹筒飯。東南亞這些裝載食物的植物非常有



器，但是就技術程度而言，在十世紀以前並沒有高溫陶器，都是低溫陶器。當中國開始大量生產炆器與瓷器時，東南亞人顯然偏好進口中國陶器而非自己製作。當然，還是有一些當地製作的陶器種類持續被使用，例如煮食器與用來貯存水的儲藏器。這些用來儲存水的低溫陶器，一個重要的特色是具有滲透性，水從內面慢慢滲到外面再逐漸蒸發，罐內水的溫度會下降，在東南亞炎熱天氣的地方喝起來感覺很舒服。



圖三 東南亞的日常陶製容器灶，有「東谷」與「安羅」兩種基本形式

圖案。若干軍持器先施作紅色化妝土，再用卵石用力摩擦進行拋光。有時也看到不同裝飾技法的組合，例如拍印再加錐點紋、貼塑加劃花之組合或者複數母題刻劃花技法（圖六）。

我們希望未來可以針對東南亞陶器的「裝飾技法」與「紋飾圖案」做出系譜資料庫，理解不同時代與地區所生產的陶器類型。這些陶器的裝飾圖案亦與當地文化相關，透過它們得理解當地的美學、審美品味觀點與交流網絡。例如某些印花圖案作為通行的流行母題，不僅施作於陶器，也運用於絲織品與原住民紋身等不同媒



圖六 東南亞陶器多樣的裝飾技法

雖然現在東南亞陶瓷已經被許多材質的物品所取代，但是直到今日，低溫陶瓷東南亞許多地區仍然持續生產。許多陶器為了販賣給觀光客，以現代風格呈現，有時根本沒有窯，就用稻穗作為燃料，使用大篝火露天燒造的原始方式。燒成後用稻草一捆一捆包裝，再用腳踏車運輸（圖八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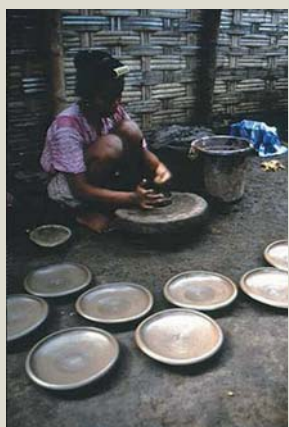
許多地方則生產裝飾性物件，用來布置家居。當然，日用器具陶瓷器的製作傳統依然充滿生命力。

早期陶器的生產起源與不同階段的發展

根據考古學的研究，陶器製作與農業生產經常伴現，但是並不盡然，例如在日本，陶器製作就與狩獵



圖八 印尼現代作坊，有些使用腳踏車運輸陶瓷



圖七 東南亞較少看到像中國一樣轉動速度快的轆轤，通常是簡單的慢輪拉坯。

活動伴現出現。日本的前繩紋時代，約一萬一千年前，出現世界上最早的陶器，推測與現今北海道愛奴民族或其他原住民有關，其生業是漁獵型態。這些早期繩紋陶器，很早就顯現多元器形與繁複的裝飾，有很多小型人偶陶器，並不知道確切用途。很多器形不只出現在陶器上，也出現在陶器出現之前的木器上。

距今八千年前左右，陶器生產出現於中國、臺灣與東南亞等地區。中國河姆渡遺址在距今七千年前左右，

東南亞的窯爐形式有時很簡單，以現代泰國南部的窯為例，可以看到前方使用稻穗作為燃料，陶器放在窯室裡面燒製（圖四）。這種簡單的窯，沒有辦法控制窯內氣氛，如氧氣進入的份量，也無法控制溫度。即使有辦法達到高溫，也沒有辦法使溫度慢慢冷卻，於是製品時常破裂，因此無法燒成瓷器，只能製作陶器。儘管如此，當地陶工還是實驗很多自然材質來製作陶器。在製作陶器時他們經常增加很多其他添加物到黏土裡面，增加物質的一致性，或者幫助黏土乾燥的速度。這些黏土之外的添加物質（摻合料，temper），經常從遠距離的



圖四 泰國南部窯爐例子

地方運到當地。摻合料可以有機質的，例如貝殼、稻殼；也可以是無機質的，例如沙子或將陶器磨成粉末再加工進去。考古學家經常運用陶器切片，觀察、分析摻合料，研究陶工加入那些類別的物質，以及他們從多遠的地方運來這些物質。不過這種分析也存在一些風險，有時看起來似摻合料，其實僅是黏土的雜質。

考古學家除了分析胎土成分以外，也試圖研究陶器的裝飾技法與圖案內容。東南亞的陶器製作，使用了許多簡單卻有效的裝飾方法，例如：繩紋、刻劃花、拍印、壓印、錐點、模塑、貼花、拋光等。使用繩紋進行



圖五 東南亞陶器流行裝飾技法之一拍印紋

另一個經常在東南亞陶器裝飾的技法是拍印紋（圖五），運用刻有各種圖案的板拍在尚未乾燥的陶面上拍打進行裝飾，特別流行於馬來西亞與緬甸。這種技法也許是從臺灣史前時代開始發展，往南傳到菲律賓，往西沿著中國東南沿海傳到東南亞北邊。另一種與拍印類似的技法是印紋裝飾，使用壓印方法產生圖案的技法，盛行於菲律賓與緬甸地區。印紋裝飾從中國東南沿海到臺灣、東南亞都有，可以研究彼此的關係。

彩繪裝飾在東南亞也有使用，例如泰國南部所製作的軍持陶器，彩繪容易脫落，經常難以判斷原本的裝飾

當時已有稻米文化。東南亞早期生產陶器的遺址幾乎都在泰國，最早是龍洞 (Spirit Cave) 遺址，接著是農農答 (Non Nok Tha) 與班那地 (Ban Na Di) 遺址。這些遺址通常伴隨早期的稻作栽培文化。由於，東南亞的陶器通常使用稻殼作為添加物，正好為後人保存了最早的稻米栽培證據。

到了青銅時代，距今約四千年以前，陶器製作也與青銅器生產相關。泰國早期的繩紋陶例子，在北邊發現，通常發現於墓葬遺址，一般推測與墓葬或儀式有所關連，但無法證實。很多器皿都是圓底，非平底，因此推測陶器下面應該有木頭座子可以放在地上。泰國班清 (Ban Chiang)



圖九 越南中部Sa Huynh文化遺址出土雙獸頭(或稱鳥頭形)耳飾

是：這些陶器究竟在日常生活如何被使用？或者它們僅具有象徵性與儀式性意義？

在馬來半島上面的墓葬遺址，可見到兩千五百年前的陶器。三足器形制的烹煮器，乍見近似龍山文化，目前看來僅是巧合。另一個泰國東南邊的墓葬遺址，是年輕女人的墓，可見有許多陪葬品，還有骨器、豬骨與雞骨。從這些墓葬遺址出土陪葬器來看，東南亞史前陶器也許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。

同一時期，島嶼東南亞也有陶器製作，菲律賓第摩立 (Dimolite) 遺址是早期生產陶器的遺址，這些陶器與臺灣相類似，臺灣的遺址年代要比菲律賓更早期。目前臺灣與菲律賓學者合作，希望連結兩地陶器製作傳統與技術傳播，探究兩地之間島嶼的交流。

史前時代東南亞有兩個製作陶器的主要傳統，這兩個傳統與不同語系的分佈有關。其中一個傳統發現在菲律賓、印尼島嶼區，以及馬來半島與越南南部地區，這些地區的住民是所謂的南島語系民族，與臺灣原住民屬於同一語族。另一個傳統是大陸東南亞區域的其他民族，包括越南人 (Vietnamese) 與高棉人 (Khmer)，主要是南亞 (Austro-asiatic) 語系分佈範圍。陶器，似乎是探測兩個語系文化發展的指標物，包括資訊與藝術母題的傳播。越南中、南部的沙黃 (Sa Huynh) 文化，與菲律賓卡拉奈

都在茶薈 (Tra Kieu) 遺址，也被稱為獅子城 (Singapura)，座落於山丘 (圖十)，沿著山谷往下走到海岸就是會安地區 (會安在十六、十七世紀是非常重要的港口)，這個遺址所出土的屋瓦構件 (圖十一)，與中國紋飾存在一些相似性，也許是受當時中國漢朝統治的北越地方影響而來。



圖十 越南中部茶薈 (Tra Kieu) 遺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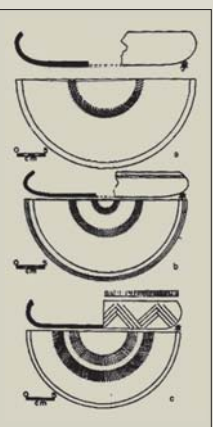
圖十一 茶薈遺址出土的屋瓦構件

(Kalanay) 遺址內涵具有某些相似性，因此考古學者曾命名為沙黃—卡拉奈 (Sa Huynh-Kalanay) 文化。保馬來 (Bao Malay) 陶器則是發現於菲律賓與印尼西部。菲律賓的風格佈至太平洋波里尼西亞 (Polynesians)，締造了拉皮塔 (Lapita) 陶器類型。

在這幾個區域，主要陶工是女性。八、九世紀的印尼婆羅浮屠 (Borobudur) 石刻圖像，可見婦女使用拍板製作陶器，後方站立男子的工作則是採掘陶土運來原料。燒製時則是男女相互幫忙，最後再由男人運送到市場。在現代一些東南亞區域還可見到婦女製作陶器的景象。亞洲日本等其他地區就不是由婦女製作陶器。

東南亞陶器的出土脈絡、功能與貿易網絡

在鐵器時代，約兩千七百年前，東南亞政治上更有效率的統治，或者作政治上的動員。陶器與其他人工製品被發現於墓葬遺址，可能社會階層愈高，陪葬品愈多。考古學家喜歡研究墓葬遺址，因為它們揭露許多的社會結構訊息。一個伴隨而來的疑問



圖十二 南印度模仿羅馬風格的陶器製品

大約是兩千五百年前左右，至少在兩千年前，東南亞地區已與印度有貿易往來。此時期的泰國與印尼墓葬品，可以見到從印度輸入的玻璃珠。不過目前沒有積極的證據顯示，東南亞與印度之間存在密切的陶器貿易往來。一類被稱為南印度模仿羅馬陶器風格的製品 (Romano-India Rouletted ware) (圖十二)，年代大約在西元一世紀左右，被發現於爪哇與峇里島的遺址。此時期貿易的主導者推測是孟族 (Mon) 與馬來人 (Malay)，他們擁有可以橫渡太平洋與印度洋的遠航船隻，在這些社會，貿易是獲得較高社會階層的手段。一百年前，東印度人群依舊持續稱為「hiti」的傳統貿易商旅，他們滿載陶器外出去交換西米或魚等商品。

西元一世紀以降數百年間的東南亞陶器面貌還是空白，一直到要到九



圖十七 遠眺滿者伯夷王國首都所在地城市遺址

進入十四、十五世紀，滿者伯夷 (Majapahit) 王國崛起，統治印尼大部分地區，甚至控制新加坡地區。首都位於東爪哇，是個規模很大的城市遺址 (圖十七)，擁有完整的蓄水池與水道系統，很可能是得到元代來此



圖十八 滿者伯夷王國遺址出土陶管

的中國人協助設計而發展的。這個城市十分富有，除了進口金子製作珠寶，也發展先進的陶管 (圖十八)，還有許多精美雕像被保存下來，如印度神毘濕奴 (Vishnu) 與加魯達 (Garuda) 坐騎的精緻作品。此外，也有大量中國與東南亞本地的陶瓷器，儲存水的罐子多為陶製，也有少量石製。



圖二十 滿者伯夷王國遺址出土陶像，推測為中國人。此件陶像頭部與身體可能並非同一件。



圖十九 滿者伯夷王國遺址出土陶像，充滿鮮明的個性特徵

六〇年間，並以首次統一全印尼而聞名。事實上我們不知道這個人是誰，但是由於這個面孔充滿個性特徵，我們推測應該屬於某個人的肖像。這些陶偶人物表現了多樣的特徵。他們有時戴帽子，而且經常展演或進行某種活動，例如照顧小孩或演奏樂器等。有些描繪家禽鳥類，有些可能表現外國人，如手執立鳥的中亞人。另外至少有一件描繪的是中國人 (圖二十)，露齒微笑的身體語言，正與爪哇當地風俗相悖。根據明永樂時期馬歡《瀛涯勝覽》的記載，當地約有五



圖十三 印尼婆羅浮屠遺跡石刻描繪的貿易商船，約八世紀中葉到九世紀前半

世紀、十世紀左右，東南亞陶器的發展輪廓才比較清楚。在泰國與馬來半島交界處的晚期貿易據點，出現有中國九世紀陶器，以及數量更高的東南亞陶器，這些陶器也透過商船 (圖十三) 被運送到蘇門達臘、爪哇等其他區域，進行貿易與交換。

巴歐陶器持續外銷了幾百年。在另一艘十三世紀的印尼爪哇海 (Java Sea) 沈船，可見中國陶瓷 (圖十五) 與泰國巴歐陶器 (圖十六) 共伴出水。爪哇海沈船出水的巴歐軍持陶器流嘴、特殊彩繪陶器，與另一個陸地遺址中國城 (Kora Cina) 遺址出土遺物接近。中國城遺址，位於蘇門答臘東北方，發現於一九七〇年。城市的名稱說明曾經有中國人居住於此地，根據傳說這個地方的居民本來是印度人，後為中國人取代。中國城遺址發現有來自斯里蘭卡與印度的雕像、中國陶瓷與錢幣，以及東南亞陶器等。東南亞陶器，包含有白色、橘黃色、紅色等各種胎土顏色以及不同技法與刻花圖案的多樣陶器，分別來自不同產地，其中施作化妝土拋光的製品可



圖十六 爪哇海沈船出水泰國細胎陶器，水可以滲出蒸發，讓溫度下降。



圖十五 爪哇海沈船出水中國水注，屬高溫焙器



圖十四 印坦沈船 (約沈沒於 932年) 出水細胎軍持器

能是來自爪哇，有花卉圖案的製品可能是來自菲律賓，胎土比較細薄的陶器則可能是來自泰國。這個遺址出土的中國陶瓷大約佔三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三十，當地所製作者大約百分之七十。由此得知，在十二與十三世紀，東南亞當地陶器還是普遍被使用。

千中國人居住於此，這可能是中國人的樣子。

陶器物件的另一用途是撲滿(圖二一)。爪哇地區從一三〇〇年左右使用中國銅錢作為官方貨幣，稍後也運用爪哇的設計風格與石製模子，生產自己的貨幣。這些錢幣被保存在中空的圓形陶製撲滿，也有若干上釉的例子做成豬的造型。後來在西方，豬形撲滿也非常有名。另外陶器建築模型也被製作，它們展演多樣的設計風格，我們不知道這些物件確切的使用情形，但是很可能被陳列在家屋內，



圖二一 爪哇陶製撲滿

作為裝飾之用。這是非常現代的概念。

整體而言，陶器產業在十四世紀的爪哇地區非常重要。精美的爪哇軍持器(Kendis)形制雖然簡單，造型卻很優雅。器身帶有被比喻為女人胸線的特殊流嘴，器面經常裝飾紅色化妝土，並且磨光成鮮亮的外表(圖二二)。另外有些陶器具有特殊的特徵，例如彩繪裝飾(圖二三)，或以鉛釉裝飾在低火度的陶器。



圖二二 爪哇軍持器

滿者伯夷王國衰微於十五世紀晚期，繼之崛起的是位於爪哇西北部的



圖二三 爪哇彩繪陶器

萬丹王國(Banten或Bantam)，後來成為重要的香料貿易中心，包括歐洲人與中國人等外國人居住於此地。這是爪哇地區的早期伊斯蘭時期，這個城市至今仍保留有許多清真寺。這裡的人依然使用東爪哇風格的陶器，包括磨光的容器與陶製人偶等。有一件猴子造型的撲滿，使用中國陶瓷材質裝飾眼睛。

大陸東南亞的高溫施釉陶器：技術的突破與發展

在大陸東南亞區域，越南人、高棉人、泰人、緬甸人、佔人，都會生產技術更為精進的高溫施釉陶器，但是不同國家與地區所使用的技術與中國並不盡相同。它們可能採擷了某些中國陶瓷意念，但是使用自己的方法來解決製作問題。

東南亞地區第一個解決高溫施釉陶器問題的國家是高棉。大約八百年左右，他們在今天柬埔寨西北地區建立了今日稱為吳哥(Angkor)的國家。在接下來的四百年間，創造了一系列巨大的宗教建築。這些大型寺廟多採用階梯狀的金字塔形式與厚實石

質外觀，例如著名的巴孔寺(Bakong，八八一年)。最神聖的區域在平原頂端稱為庫冷山(荔枝山，Phnom Kulen)的區域。清澈的溪流流經的河床雕刻有數以千計的印度教濕婆神(Shiva)與林迦(Linga)遺跡，被認為是聖水。這個地區至今仍是森林，地方住民經常在此獵捕動物取角以製成護身符或藥物來販售。

偉大的吳哥王城擁有許多寺廟建築，但是高棉人留給後世關於城市生活的訊息非常稀少。關於這個遺址的人口密度，所知甚少。可想而知，城市的居住者主要是貴族、神職人員與奴僕，人數並不多。從寺廟牆壁的浮雕圖像得知，陶器非常普遍，但是許多考古學者側重研究建築與雕刻，一般民眾則是被吳哥窟(Angkor Wat)的寺廟所魅惑，陶器遺物往往被忽略，亦少運用適切的考古學視野加以研究。

在吳哥時期(the Angkor period)，高棉人開始生產綠釉與褐釉高溫陶器。我們不知它們何時開始？如何習得這個技術？以及從開始到結

束不同階段的演變過程。目前認為它們大約始於八百或九百年，消逝於約一二〇〇年，不過僅止於推測而已。這些高溫施釉陶器製作精美，主要有綠色或淡黃色的透明灰釉與黑褐釉兩大品類。雖然陶土原料還不夠精純，但陶器形制頗具原創性。

二〇〇〇年，日本考古工作隊與柬埔寨學者合作，研究早期高棉陶器。殖民時期的法國人也曾在吳哥東邊發現許多窯址。日本與柬埔寨的研究團隊在吳哥東邊十公里處的塔尼(Tanei)窯址進行發掘(圖二四一)，在這裡發現矮土墩形的窯爐遺跡，窯爐結構並未運用磚塊而是運用泥土砌作(圖二四一二)，製品包括尾部帶有裝飾的瓦片與尖頂飾等屋頂構件(圖二四五)，以及蓋盒、罐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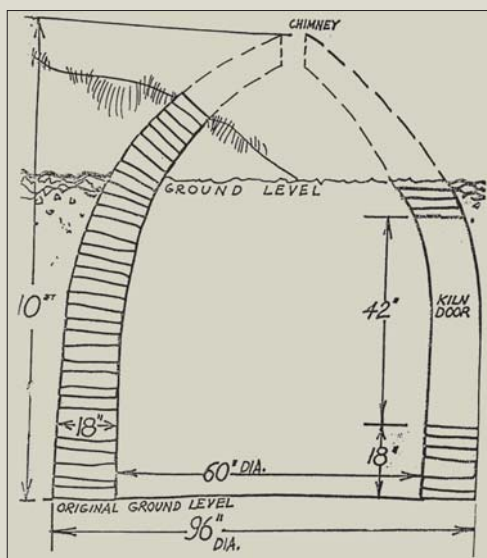
最古老的窯址被認為座落於庫冷山丘(Phnom Kulen)，附近有良好的陶土資源，實地探查時地表還遍佈陶碎片(圖二六一一)，製品包括屋瓦與尖頂飾構件與蓋盒(圖二六一二)等。這些陶器施罩淡淡的綠釉。同時期，高棉人也製作精細薄胎的橙色陶器。褐



圖二四一一 塔尼(Tanei)窯址概況



圖二四一二 塔尼窯爐遺留



圖二八 東緬甸山丘發掘的小型窯址，高尖的窯爐形式，造型似蜂窩，是一種昇焰窯

(Bagan)。至今，數以千計的磚造建築依然聳立著。不知何時，他們開始生產高溫施釉陶器，一個特殊用途是運用在建築上面，許多佛塔(stupa)外壁磚就有覆蓋一層釉。在東緬甸的山丘，一些小型窯址已經被發掘，高尖的窯爐形式與已知的東南亞形制不同(圖二八)。

其他窯爐遺址出現於十五世紀。其中之一是拉古比(Lagunbyee)。這些窯址生產綠釉盤，窯爐形式比較接近泰國。此外，這個時期的窯址也在伊洛瓦底江河下游被發現，例如：Maungmya。據說最近在緬甸東邊



圖二五 塔尼窯址出土建築構件

釉器的生產地在西北方被發現，接近泰國邊界地區的窯址，但是尚未進行發掘。這些施釉陶器，應該是為了特殊用途，而非日常生活所使用。

泰國原本屬於高棉王國的一部分，直到十三世紀才獨立。泰人(Thais)開始生產高溫施釉陶器，要到從吳哥王國獨立之後。十五世紀，他們受益於中國明朝海禁政策，積極外銷陶瓷到印尼等地，在印尼的陸地與沈船遺址都有發現。它們的設計某種程度以中國陶瓷為範本，使用釉下鐵繪裝飾技法的魚紋設計非常普遍，許多製品在器底有墨繪(圖二七)，



圖二九 柬埔寨西邊荳蔻山遺址發現甕棺

(近泰國邊界)發現生產綠釉陶的傳統窯爐，目前仍在生產當中。

越南施釉陶器的製作非常有名，佔人約在十四至十五世紀將近兩百年間製作施釉陶器。許多製品發現於越南沈船，說明是外銷品。這個地區已知窯址者如勾尚(Go Sanh)。它們生產綠釉炻以及褐釉大罐、盆以及許多建築構件等，使用匣鉢與環狀支撐具，推測可能受到中國的影響。

另一方面，中國陶瓷在東南亞文化以多樣的方式被使用。其中一個用



圖二六一 庫冷(Kulen)窯址調查概況



圖二六二 庫冷(Kulen)類型製品

但原因不明。

緬甸(Burma)的彪關(pyw)民族從早期歷史時期就開始生產陶瓷。他們在靠近伊洛瓦底江(Ayeyarwadi River)附近建造大城市，例如貝塔諾(Beikhano)古城址。其陶器製品的主要用途之一是作為盛放火葬死者的骨灰遺骸，這是有獨特原創形式的陶器。他們也是具有創造力的建築師，為他們的磚造建築創造真正的拱門形式。大約八百年左右，彪關(pyw)民族消失，被緬甸人所取代，建造了宏偉的緬甸首都蒲甘



圖二七 泰國陶器製品器底墨繪圖案

途是葬具。許多時候他們被運送到遙遠的偏僻地區。就如同部分中國地區的葬俗，東南亞地區也發現將死者葬於懸崖與洞穴裡的文化習慣。荳蔻山(Cardamom Mountains)遺址被發現於在柬埔寨西邊靠近泰國邊界的偏僻地區，我與法國學者以及柬埔寨當地學者組成的研究團隊，發現了一些山林洞穴與五百年前的甕棺(圖二九)，陪葬品大部分是高棉高溫陶器，也有一些泰國十五世紀盤子與少量十五世紀中國青花瓷。

展望

以上我們穿越時空，遊覽東南亞史前陶器與高溫施釉陶器的製作傳統與發展，以及相關的交換與貿易網絡，並且說明陶瓷研究對於東南亞考古學的重要意義。近日，考古學家開始注重陶瓷分析，目前雖然由於缺乏圖書設備、實驗室、資料庫等支援，研究基礎還很薄弱。所幸，愈來愈多年輕學者投入陶瓷研究的領域，希望不久的將來可以日益拓展，開花結果。

王淑津為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生